



时差

南海实验初中八(8)班
 学生记者 雷彦辰(证号B369)

那包年糕片过期了。外婆月初让母亲捎来的,说是找到我小时候爱吃的“老味道”。我随手塞进储物柜,直到那个周末才翻出来——已爬满青绿色霉斑。我捏着袋角扔进垃圾桶,仿佛扔掉的不仅是年糕片,还有她总也不知我真正需要什么固执。

我已经很久没去看她了。外婆的电话我通常不接,只让母亲转告“在写作业”;她发的语音我转文字,扫一眼便划过去,无非是“吃了吗”“穿暖和点”,像过期发霉的年糕片,懒得回应。

母亲说我小时候不是这样的。那时,我整个暑假都在外婆家,缠着她讲故事,让她陪我下河抓鱼。每次离开那天都哭得梨花带雨,拽着她的衣角说“我会经常来的”。这些记忆像别人的故事,我努力回想,却只有几缕斑驳的光影。

中考后的周末,母亲硬拉我回去。刚进院子,她就迎上来要接我的书包,我侧身避开,说:“沉,我自己背。”她的手在半空顿了顿,垂了下去。

晚饭她炖了豆腐鱼汤。奶白色的汤面上浮着翠绿的葱花,我埋头喝汤,手机在兜里震了一下,是同学问作业。我掏出来回复,余光瞥见她放下筷子,什么

都没说,就是看着我。那目光有重量,压得我抬不起头。我匆匆扒完饭,说要回去写作业。她愣了一下,转身从柜子里端出一个铁盒。

“年糕片,我早上去爆的,你尝尝是不是老味道?”

铁盒里的年糕片金黄酥脆,整齐地码着。

“不吃了,饱了,下次吧。”

“下次”是我的常用词汇,像长满荆棘的盔甲。她送我们出院子,挥着手直到车子驶出村口。后视镜里,她的身影越来越小,像一茎被风吹拂的蒹葭。

回去的路上,母亲突然开口:“你外婆天没亮就起床,去菜市场挑鲫鱼。她说你小时候爱喝鱼汤,能连汤带渣喝个精光。”我没接话,盯着车窗上自己疲惫的身影。那些被我扔掉的年糕片,那些被我忽略的语音,那些“下次”的谎言,仿佛一个个霉斑。

感情会过期吗?也许,如果不用心续费。突然想给她打电话,听听她的声音,听她说“吃了吗”“穿暖和点”,手在手机上停留很久,最终没有拨号,少年的别扭像一层硬壳。但把她的微信设成置顶,这微小的动作,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、笨拙的回应。

时差依然存在,她活在“等你”的旧时光里,我奔忙在“来不及”的新节奏中。但至少此刻,我在学着把“下次”变成“这次”,把忽略变成看见。

墨香悠悠 行稳致远

定海七中九(2)班
 学生记者 陈星宇(证号C1634)

“不要迷茫,不要慌张,太阳下山,还有月光……”书房里的收音机还在循环播放着这首歌,我望着宣纸上歪歪扭扭的撇捺,将手中的毛笔重重搁在笔洗里,墨汁晕开一圈黑晕,像极了此刻混乱的心情。

本以为能在书法比赛中崭露头角,可赛前的最后一次模拟创作,我临摹的《兰亭集序》被老师点评“笔锋僵硬,气韵全无”。看着字帖里王羲之那行云流水的字迹,再对比自己笔下呆板的笔画,我第一次对坚持了三年的书法产生了怀疑。比赛在即,我却连最基础的撇捺都写得摇摇欲坠。

那天傍晚,我独自留在书房,对着宣纸发呆。窗外的夕阳渐渐沉落,余晖透过窗棂撒在砚台上,竟让一方素砚泛出温柔的光。我无意识地摩挲着砚台,想起爷爷教我磨墨时说的话:“磨墨要慢,心急磨不出好墨;写字要静,心慌写不出好字。”这时,收音机里又传来“太阳下山,还有月光……”我站起身,重新铺好宣纸,倒出一点墨汁,拿起了毛笔。

没有急着写复杂的篇章,我从最基础的横笔练起。夕阳彻底隐没,月色不知何时从窗外溜进来,落在宣纸上,像一层薄薄的纱。起初,我的手还是忍不住发颤,那一

横写得忽粗忽细。我想起歌词里的“不要慌张”,于是慢慢调匀呼吸,手腕放松,让毛笔在纸上缓缓游走。一笔,两笔,三笔……月光里,墨香袅袅,我仿佛忘记了比赛的压力,只沉浸在笔墨与纸张的触碰中。

不知过了多久,宣纸上已经写满了横撇竖捺,那些原本僵硬的笔画,渐渐有了些柔和的弧度。我抬头看向窗外,月亮升得更高了,清辉洒满书房,连笔洗里的墨汁都泛着淡淡的银光。我忽然明白,书法的魅力从不在于一时的成败,就像人生不会一直阳光照耀,可月光会来,只要沉下心来,哪怕从最基础的笔画开始,也能一步步走出属于自己的路。

比赛那天,心里没有了往日的慌张,提起毛笔,蘸饱墨汁,借着脑海中那缕月光的清辉,缓缓落笔。当最后一笔落下,看着纸上完整的作品,虽不及名家那般精妙,但也气韵连贯,笔锋藏着属于我的坚持。

后来,虽未拿到比赛的一等奖,却也收获了优秀奖。捧着证书回到书房,月光依旧透过窗棂洒在宣纸上。我再次拿起毛笔,在月光下写下“太阳下山还有月光”几个字。墨香与月光缠绕,我终于懂得,书法如此,人生亦如此,不必因一时的失意迷茫慌张,只要心怀热爱,沉下心来,哪怕只有月光相伴,也能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,笔耕不辍,行稳致远。

空置的第一层书架

普陀东港中学七(3)班
 学生记者 刘津睿(证号D1112)

时光流逝,书房的实木书架褪成了温润的浅褐色,第一层隔板空空荡荡,只留几道深浅不一的书痕,像被时光偷偷画下的记号。每次擦拭,指腹划过那些凹凸不平的痕迹,童年的记忆就会顺着指缝冒出来。

那层书架曾是我的“秘密基地”。小学一年级的周末午后,父亲总会攥着本新书回来,急着蹲在书架前摆书。他总用铅笔在扉页工工整整写上我的名字,油墨香混着他身上的香皂味,成了最安心的味道。我会踮着脚扒着隔板张望,他就会笑着抱起我,翻到插画页慢慢念。有一次,我贪心把书堆得太高,整摞书轰然倒塌,他没骂我,反而蹲在书堆,和我一起,一本本重新摆好。

后来,我迷上了古典小说,把旧的绘本往下层挪,腾出地方放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等小说。父亲见我总踮脚取书,悄悄给隔板加了块木质挡板。

“这样就不怕书倒下来砸到你了。”他说。那时的书架总被塞得满满当当,书脊挤着书脊,连一张书签都插不进去。我常和父亲挤在书架前讨论书中情节。他说孙悟空的金箍棒藏着勇气,我说猪八戒的九齿钉耙装着烟火气,笑声撞在书架上,又弹回满室书香里。

书架开始变空,是在我升上

初中时。那天,我把大部分课外书搬到书桌旁,只挑了几本最爱的散文塞进书架角落,父亲在一旁帮我整理复习资料,手指抚过空出来的缝隙,忽然说:“累了就看看书,别熬太狠。”

后来,我陆续把不再看的绘本送给了邻居家的小妹妹,做过的练习册也一摞摞摞好收进储物间,连那本翻烂了的《西游记》,也被我暂时放进了书桌抽屉,想着考完再摆回去。

书柜彻底空下来,是去年装修书房时。母亲说书架太旧想换掉,我却固执地要留下。父亲从储物间翻出最后几本泛黄的绘本,扉页的名字已经模糊。他说:“捐给社区图书馆吧,让更多孩子看见!”我点点头,看着他把书一本本放进纸箱,阳光照在隔板上,那些书痕忽然清晰得刺眼。搬空最后一本时,他蹲下来擦了擦隔板,轻轻拍了拍书架侧面,像在跟老朋友道别。

如今再看这空置的第一层书架,我却不遗憾。那些搬走的书,早已变成记忆里的故事;那些空出来的缝隙,都盛满了父亲的陪伴。前几天,我把一张老照片摆在隔板上——小时候的我靠在父亲肩头,手里捧着绘本,书架堆得满满当当,阳光洒在书脊上闪着光。原来书架从不是靠书籍填满的,那些藏在书里的温暖时光,早已永远留在了我心里。

那一刻,我懂了

定海二中七(13)班
 学生记者 吕璟沂(证号C15054)

天空中泛起鱼肚白,晨光缓缓淌进舷窗,不偏不倚照亮了她的半边脸庞。她侧身迎向那道微光,阖上眼帘,睫毛在脸颊投下细密的影——就在那一刻,某种沉淀已久的东西突然在我心底清晰起来。

那是从那个沙漠城市返家的航班。我的心中一直在想母亲带我登上世界最高塔时说:“你看,世界多大。”当时的我抬头想观察到这世界的宏大,却像在观赏一幅与自己无关的壮丽画卷。

真正的看见,发生在这归途中。当客舱像深夜中的孤岛一般时,我遇见了她。

那深色的头巾下,是一双经过苦难洗涤后,仍然纯洁清澈的眼睛。当她说出那个正在经历战火的国度的名字时,我怔住了——那是一个我只在新闻中听到过的国度。“它带走了我所有的亲人。”我再一次愣住了,震惊得说不出话。此刻战争的可怕具象化了。但她却异常平静,听不出一丝语气的起伏。“现在,只剩下我了。”她的手中紧紧拽着那本语言书的一角,像是抓住了她最后的希望。“我必须学会这门语言,”她的指尖抚过那些陌生的字母,坚定地望着远方。“这样,我才能在新的土地上扎根,才能有活下去的机会。”她的话如同一颗投入湖中的石子,在我心底泛起层层涟漪。

在此之前,我的“看见”只是看见。我看见一系列壮丽的景点。但她让我的“看见”发生了本质的变化。我看见了一个人在失去一切之后,如何拾起那些仅有的希望,看见了擦干眼泪后义无反顾走向光亮的人,看见了一个在外漂泊的人主动追寻太阳,而不是被迫流亡的人。

就在那一刻,我懂了。

我懂了母亲所说的“世界多大”,从来不是指地球的直径和周长,而是生命的伟大与韧性。我懂了真正的光明,并非从未经历黑暗,而是在掉入深渊后勇敢爬起追寻光明。我懂了有些花朵的美丽,恰恰在于它们生长在裂缝之中……

当第一缕晨曦终于冲破云层,把她笼罩在金色光芒中,她整个人的轮廓是那么清晰那么明亮。我忽然想起故乡的向日葵,无论在漫长的黑夜中,还是在贫瘠的土壤里,总会在黎明时分调整方向,坚定地向着太阳继续它毕生的追求。

飞机开始下降,熟悉的土地在晨雾中显现出来。告别中,我们在人潮中深深对望,最后都绽开了笑脸。我读懂了她的坚强和追寻的希望,也许她也读懂了我的震撼与成长。

我们没有留下联系方式,但我会永远记住她追寻希望时的笑脸,也会记住那朵“向日葵”,即使在最深的夜,也依旧用自己的方式向阳而生!